

爱的痛苦

主编：张子清

杰夫·特威切尔·沃斯

[美国] 雷祖威 著

吴宝康 王轶梅 译

译林出版社



华裔美国文学译丛

PANGS OF
LOV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痛苦 / (美) 雷祖威 (Louie,D.W.) 著 ; 吴宝康 , 王轶梅
译 . -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 2004.1
(华裔美国文学译丛)
书名原文 : Pangs of Love
ISBN 7-80657-544-8

. 爱... . 雷... 吴... 王... . 短篇小说 - 作品
集 - 美国 - 现代 .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21589号

Copyright (c) 1991 by David Wong Loui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laine Markson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c) 2003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 10-1999-060号

书 名	爱的痛苦
作 者	[美国] 雷祖威
主 编	张子清 杰夫·特威切尔 - 沃斯
译 者	吴宝康 王轶梅
校 订	张子清
责任编辑	张 遇
原文出版	Alfred A. Knopf, Inc., 198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 (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181千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44-8/I · 441
定 价	13.3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

(总序)

亚裔美国人观点的价值，对某些人来说，不管怎样地令人不舒服和要不得，在于责问那些当权者和清楚明白地揭示言与行、民主理想与歧视性实施之间的差距。倘若我们把少数族裔的观点当做“牺牲品研究”而弃若敝履，我们便使“残暴者研究”长存，便掩盖了过去引起种种创痛的坏事而赞同炮制的公正神话。我们不可能学会避免过去的错误，如果我们不知道过去错误的话。

——林英敏：《黄色之光：繁荣的亚裔美国文艺》

从亚裔/华裔美国文学作品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牺牲品”与“施暴者”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民主理想与歧视性措施之间的差距”，强势话语与弱势话语的联系和碰撞，亚裔/华裔美国文化属性的失落、构建和变化，亚裔/华裔文化在培育亚裔/华裔美国人的美国感知力上所起的作用，崭新的亚裔/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对白种人所持的亚裔/华裔美国人刻板印象的替代过程，亚裔/华裔美国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孤独、焦虑、困惑、柔情、乡思、爱怜，亚裔/华裔美国作家不同的理念和美学，等等。我们还看到：作为美国文学新品种的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在最近三十年已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亚洲移民及其后裔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奋斗的结果，

首先在政治上逐渐从过去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东方人成为如今能扬眉吐气的亚裔美国人。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今后每年5月为“亚太裔传统月”（此前每两年由国会表决一次），从此“亚太裔传统月”同“非洲裔传统月”、“西裔传统月”一样，成为美国全国性的永久节庆。

至此，亚太裔族群首次得到美国官方的接纳。与此相应，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中也获得了一席之地，具体表现在它被收录在白人学者主编的美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集或诗歌选集里。它现已流行于欧美，但作为它的母文化之一的中国大陆，对它的关注和介绍似乎滞后于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而言，不能不是一种损失，虽然大陆近几年来已同用中文创作的世界华人作家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交流。看来现在介绍亚裔/华裔美国文学显得很有必要。本文试图从三方面对它进行评介。

一、亚裔/华裔美国文学的界定

在美国，华裔与亚裔或亚太裔这三个定语常常交换使用，可以用于同一个客体。例如，世界级科学家田长霖（1935—2002），作为亚太裔美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被美国政府批准为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田长霖出生于中国湖北省，后来到美国留学并定居美国，我们以前习惯上称他为华人或华侨，但现在他同时可以被称为华裔、亚裔或亚太裔美国科学家。同样，华裔文学与亚裔文学两者关系的确定取决于界定人的视角，因此两者不仅仅是部分与整体

谢嘉慧：《林英敏博士谈“蝴蝶”的迷思》，载《美中新闻》，1994年5月13日—19日。

见《华盛顿7月27日电》，载《新华日报》，1999年8月1日B3版。

的单纯关系，而往往是难分难舍、共生共荣的复合体。现今一些亚裔美国文学的论著或文选对亚裔/华裔作家的介绍，常常笼统地称他们为亚裔作家，只是他们的姓氏若隐若现地显示出他们原族裔的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一种像非裔美国作家那样不太关心族裔属性的倾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非裔美国作家细分自己是刚果裔美国人还是南非裔美国人或其他非洲国家后裔美国人。小说家、诗人张粲芳（Dina Chang, 1934—）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生在纽约，父亲是中国人，母亲系欧亚裔。她幼时被父母带到中国，在上海租界美国学校读中小学，回美国上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纽约教书。她对自己被称为华裔美国人却感到不习惯，对此她说：“我的实际属性比华裔美国人这个词的含义特殊得多……我是多种文化的个人，即使我的背景不是中国，即使我不生活在美国，我仍是多种文化的个人。” 不过，亚裔/华裔文学方兴未艾，绝大多数亚裔/华裔作家和学者不但努力推进亚裔/华裔文学的发展，而且在一定场合下对不同的族裔文学还是加以区别的。

欲了解华裔美国文学，首先必须了解整个亚裔美国文学以及对它的界定。所谓亚裔，顾名思义，它包括生活在美国的华裔、日裔、菲裔、朝裔、印度裔、印尼裔、越裔、缅甸裔等等族裔，他们的文学自然是亚裔美国文学，若再细分的话，则有华裔美国文学、日裔美国文学等等种类的文学。但对它的界定，远非如此简单，不同的学者、作家或评论家对它有不同的界定。金伊莲（Elairne H. Kim）认为，亚裔美国作家用英文创作的关于他们美国经历的文学作品

Amy Ling, ed. , *Yellow Light: The Flowering of Asian American Ar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便是亚裔美国文学。赵健秀及其同志认为，出生和成长在美国的亚裔作家，他们对自身所属民族的所在国的了解是从新闻媒体和书本中获知的，这样的作家用英文写的作品才算亚裔美国文学。后来，他和他一同合编《大哎呀！华裔和日裔美国文选》的编者对他们原来的界定有所修正：除了生长在美国的亚裔美国作家写的作品外，出生在美国之外、但有美国文化感性认识而对亚洲人生活无实际记忆的亚裔作家的作品也可算是亚裔美国文学。林玉玲（Shirley Goek-lin Lim）对他们这种归类评论道：“因此，亚裔美国人仅属于这一类公民的范畴：他们完全根植于美国生活，通过美国集体大众的想像力，接受他们的亚洲印象。”对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有重大贡献的林英敏（Amy Ling, 1939—1999）把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华裔美国作家说成是：“这里是像我一类的人，从我们共有的华裔美国人经历里创作出令人感动的富有艺术性的文学。他（她）们表达争取个人平等的斗争——有双重民族属性和文化传统的每个美国人的经历，但是他（她）们尤其以共同的华裔美国人的背景而自豪地进行创作。”林英敏本人生于北京，六岁时被父母带到美国，1954年取得美国国籍。她说，她的一生被贴了许多标签，但对最近的“亚裔美国人”这一标签感到最舒服。她把黎锦扬

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s. Emory Elliot, et 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1.

Jeffery Paul Chan, et al., eds., *The Big Aiiieeeee!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Meridan, 1991.

Shirley Goek-lin Lim, "Feminist and Ethnic Literary Theories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Feminist Studies*, Vol. 19, Issue 3, Fall, 1993.

Amy Ling,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0), p. xi.

(C.Y.Lee, 1917—)和张黎芳的作品收进她主编的大型文集《黄色之光：繁荣的亚裔美国文艺》里。小说家黎锦扬1944年去美国深造，时年二十七，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从此定居美国。他对“亚洲人生活”有“实际记忆”，对自己被划为华裔美国人的感想是：“我四十年前成为美国公民，但作为华裔美国人，我一脚在中国，一脚在美国。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摆脱的，例如我喜欢中国食品、我的中国腔调。不过，我不反对华裔美国人这个词。我对做华裔美国人感觉蛮好。” 综上所述，对亚裔/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界定大致有以下三种：

1. 出生、成长、受教育、工作、生活均在美国的亚裔/华裔（或亚/华、欧美混血的子女）的作家用英文描写他（她）们在美国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

2. 出生在亚洲/中国（在亚洲/中国的成长期或长或短）但受教育、工作、生活在美国的亚裔/华裔（或亚/华、欧美混血的子女）作家用英文描写他（她）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

3. 出生在外国（既非亚洲/中国又非美国）但成长、受教育、工作、生活在美国的亚裔/华裔（或亚/华、欧美混血的子女）作家用英文描写他（她）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

由此看来，对亚裔/华裔美国人及其文学的界定有狭窄和宽泛的两种尺度。如上所述，赵健秀以及同他有类似观点的作家和学者倾向于狭窄的界定，尽管赵健秀所推崇的雷庭招到九岁时才跟随他的父母移居美国（不能断定他对“亚洲人生活无实际记忆”）。

Amy Ling, ed., Yellow Light.

不过，我们已经注意到现在逐渐出现界定泛化的趋势，不必说十九岁时才从香港去美国定居的张敬珏（King-kok Cheung）被视为著名的亚裔／华裔美国学者，在山东大学读过硕士后去美国不久的哈金也被当作华裔美国作家，连用中文创作的白先勇、陈若曦、於梨华等作家也可称为华裔美国作家，而我们以前却习惯地称他（她）们为美国华文作家。台湾著名学者单德兴对此说：“由此观之，‘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不再限于以往着重的族裔背景，也包括了以中文创作的作品，也就是‘华文美国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看似笼统的‘华美文学’一词，反而具有‘创造性的模糊与包容’，能兼顾族裔与语文的不同面向。”既然如此，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陈辽先生把在国内已经译介的汤亭亭、任璧莲等等华裔美国作家归进他的世界华文作家研究的课题里也有他可以被大家接受的理由，他称译成中文的华美文学为再生的华文文学，这也属于所谓的“创造性”范畴。“Chinese American”这个词本身由于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而具有模糊性，因而也有了“包容性”，正如华裔美国学者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所说：“亚裔美国人这个词本身很复杂：它关注影响亚裔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一切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竞争力量。围绕日常用语的不确定性是这种状况的一部分：虽然亚裔美国人在公共场合赢得了日益增多的接纳，但多数亚裔美国人在私下继续对该族裔进行界定。此外，这个词既可能指‘美国出生的亚裔’，也可能指‘亚洲人和白种人的混血人种’。即使在该族裔内部，‘亚裔美国人’这个词的使用者也不能指望有一致

单德兴：《冒现的文学／研究：台湾的亚美文学研究—兼论美国原住民文学研究》，载台湾《中外文学》，第29卷，第11期，2001年4月，第19页。

同上。

的用法，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界定它的意义。” 黄秀玲还援引其他亚裔评论家的观点，说明它含有亚裔 / 华裔社群里所爱用的具有“种族意识”的自我标示成分，以此用来区别带有异族化意味的“东方人”。这里势必牵涉到对“亚裔 / 华裔美国”（Asian / Chinese America）这个组合词的界定。任璧莲认为，“严格来说，它是一个虚构的产物”。她说得很对，实际上它是依附于亚裔族群的亚裔 / 华裔美国作家、评论家用他（她）们丰富的想像力和政治热情共同创造了这么一个美丽的共同体。

不过，我们发现，亚裔 / 华裔美国作家、学者乃至中国学者热衷于对亚裔 / 华裔美国文学的界定，对它的内涵或添加或减少或阐释，美国白人文学界和学术界对此却似乎很少关注。其实，要找到另外与此相关的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并不难，例如，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用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创作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后已经成为美国文学赖以自豪的一部分。他三十一岁时（1935）从波兰移居美国，三十九岁时（1943）才成为美国公民，这不但大大地突破了赵健秀们对亚美 / 华美作家的界定范畴，而且为把华文作家归入用英文创作的、生长在美国的亚裔 / 华裔作家的队伍里找到了有力依据。不过，值得我

Sau-ling Cynthia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

ibid., p. 6.

GishJen, "Interview by Rachel Lee," in *Words Matter: Conversations with Asian American Writers* ed. King-kok Cheu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参阅拙文《不同的华裔美国作家构筑他（她）们想像中不同的共同体》，载刘海平主编《文明对话：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中国哈佛—燕京学者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0—399页。

们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这个问题的是，如果白先勇、陈若曦、於梨华等作家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辛格的水平，也就不必由亚裔 / 华裔美国学者或中国学者多费笔墨论证他（她）们的身份，美国白人文学界和学术界早就主动地把他（她）们的作品纳入美国主流文学里了。

二、亚裔 / 华裔美国文学的地位

处于美国文学边缘的亚裔 / 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中获得一席之地是近三十年的事，这与亚裔 / 华裔美国运动的崛起息息相关。黄秀玲在谈到亚裔美国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时说：“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亚裔美国运动是由1965年移民法改革在亚裔美国人社区引起的大量人口变化促成的。在积极反越战运动和黑人民权斗争的影响下，它尤其代表了对默认白人社会强加给它的作用与期待的一种拒绝。”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当亚裔 / 华裔美国人的声音在美国社会渐渐被听见的时候，亚裔 / 华裔美国文学便受到了注意。标志亚裔 / 华裔美国文学成为成熟的美国文学新品种的是三部大书：许芥昱等人主编的《亚裔美国作家》（1976）、王紫甫主编的《亚裔美国传统：散文与诗歌选集》（1974）和赵健秀等人主编的《哎哟！亚裔美国作家文选》（1974）。加上《敞开的

Sau-ling Cynthia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p. 6.
Kai-yu Hsu and Helen Palubinkas, eds., *Asian American Authors* (197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6.

David Hsin-Fu Wand, ed., *American Heritage: An Anthology of Prose and Poetry*.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4.

Frank Chin, Jeffery Paul Chan, Lawson Fusao Inada, and Shawn Wong, eds.,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Washington, D. 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船：亚裔美国诗选》（1993）、《黄色之光：繁荣的亚裔美国文艺》（2000）等诗选、文选面世。专门刊载亚裔/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和评论的杂志《桥》（Bridge）、《亚美杂志》（Amerasia Journal）和《新地皮评论》（Greenfield Review）等给亚裔/华裔美国作者提供了发表的便利。

现在有两个主要途径使亚裔/华裔美国文学走上了学术殿堂：

首先，有高度学术水平的一批亚裔/华裔美国文学论著和工具书出版了，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金伊莲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其社会背景介绍》（1982）、张敬珏和斯坦·由根合著的《亚裔美国文学书目提要》（1988）、林英敏的《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1990）、林玉玲和林英敏合编的《华裔美国文学解读》（1992）、黄秀玲的《亚裔美国文学解读：从需要到过多》（1993）和张敬珏的《尽在不言中：山本久枝、汤亭亭、小川乐》（1993）等。其中《亚裔美国文学书目提要》是由现代语文学会出版的，因而颇具权威

Garrett Hongo, ed., *The Open Boat : Poems from Asian America* . New York: Doubleday , 1993.

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Kin-kok Cheung and Stan Yogi,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88.

Amy Ling, *Between Worlds :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 Pergamon, 1990.

Shirley Goek-lin Lim and Amy Ling, eds., *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Asian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au-ling Cynthia Wong,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King-kok Cheung, *Articulate Silence: Hisaye Yamamoto, Maxine Hong Kingston, Joy Kogaw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P, 1993.

性，张敬珏认为它“激发了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兴趣，也促进了这方面的学术发展”，并说：“因为它是由现代语文学会出版的，所以它也有把亚裔美国文学建立为‘合法的’领域的效果，与非裔美国文学并列。”

其次，把它作为美国文学的学术训练而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标志是在许多大学开设了课程。

此外，亚裔美国研究学会有会员大约八百人，执委会研究讨论奖励优秀作品，在年会上对优秀亚裔美国作家授奖。

亚裔/华裔作家享受着多元文化的空间，强调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拓展了美国文学领域里的话语空间，增添了更多的艺术表现手法。

三、欣欣向荣的华裔美国文学

同白人主流文学相比，华裔美国文学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它同亚洲其他族裔文学相比，则处在领先地位，因自身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而保持了鲜明的特性。历史的机遇把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华裔美国作家推上了文坛。在他们之中，一群优秀的诗人很活跃，其中有一些诗人出版了数本个人诗集和获奖诗集。已露锋芒的诗人有施家彰（Arthur Sze, 1950—）、梁志英、刘玉珍（Carolyn Lau, 1946—）、姚强（John Yau, 1950—）、朱丽爱（Nellie Wong, 1934—）、陈美玲（Marlilyn Chin, 1955—）、张粲芳、林永得（Wing Tek Lum）、刘肇基（Alan Chong Lau, 1948—）、白萱华（Mei-mei Berssenbrugge, 1947—）等等。他们当中有两栖类作家，不但写诗，而且写

单德兴：《张敬珏访谈录》，载单德兴、何文敬主编《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台北欧美研究所出版，1994年，第179页。

小说或文艺评论，主编文选。一枝独秀的戏剧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 1957—）的代表作《蝴蝶君》（*M. Butterfly*, 1988）获1988年托尼奖，奠定了他作为当代美国主要戏剧家之一的地位。受到美国广大读者喜爱、推动华裔美国文学持续发展的台柱是一批走红的小小说家，其中以汤亭亭、谭恩美、李健孙、雷祖威、任璧莲、赵健秀、徐忠雄等人在当下华裔美国文学领域里充当主要角色，黄哲伦当然也是同时被公认的主要角色之一，因本篇着重介绍华美小说，下面先对七位小说家重点评介，然后对他（她）们的前贤和后起之秀在华美小说发展方面的贡献进行简要的介绍。

1. 当下华美小说界的七大台柱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的成名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使她处于当代亚裔作家群中的领先地位，而近年以《女勇士》的故事为主、吸取她的另一本小说《中国佬》部分情节改编的富有视觉冲击力的话剧《女勇士：群鬼之中的一个少女》（1994）又大获成功。日裔美国诗人本乡（Garrett Hongo, 1951—）极为看重《女勇士》对亚裔美国文学所作的贡献，他说：

70年代中期对于亚裔美国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事件也许是汤亭亭《女勇士》的出版和随后的畅销。该作品的文学成就和热销在简短而轰轰烈烈的亚裔美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小说副标题“群鬼之中的一个少女的回忆”激起了大家对在美国的一个亚裔女子个人经历的关注，画出了神话意识，它似乎能给许多无名女子以力量，而且可能给我们的文化的任何消声了的“他者”以力量，不管其背景如何。因为《女勇士》打破了关于女子属性和华裔美

国女子属性的极度沉默，在出于对民间传说、家史和个人沉思所想像出来的历史和神话的“他者”之中重新排列了民族和性别的位置。

本乡作此估价是中肯的。汤亭亭并非多产作家，从1976年《女勇士》面世到上个世纪末为止的二十三年以来，她总共只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除《女勇士》以外，还有《中国佬》（China Men, 1980）和《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1989）。反映作者“既忠于自己的族裔，又忠于女性主义”的《中国佬》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国家书评界奖。体现“后现代族裔属性与杂种主体理论”的《孙行者》获西部国际笔会奖。这三本总共不过是八百五十七页的小说，却艺术地建立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新传统，成了“华裔美国史与主流假设、中国民间故事与美国流行文化”、作者的“父母经验”与作者自己年轻时的经验的中介。

作为最有实力的女性主义作家，汤亭亭不但为被消音了的无名女子争得发言权，而且使女子成为道德的楷模、冲锋陷阵无往而不胜的勇士和英雄。她为在白人主流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华人翻案，消除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带歧视性的刻板印象，以其人文精神和历史理性揭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她在主流社会的

Garrett Hongo, ed. , The Open Boat: Poems from Asian America (New York: Doubleday, 1993) , p. xxix.

张敬珏：《说故事：汤亭亭《女勇士》中的对抗记忆》，单德兴译，载单德兴、何文敬主编《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

张小虹：《杂种猴子：解/构族裔本源与文化传承》，出处同上。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eds. ,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 p. x.

权力分配中，成功地获得了当代主要的美国作家之一的荣誉，成为当今在世的美国作家之中，作品被各种文选收录率最高、大学讲坛上讲授得最多、大学生阅读得最多的作家之一。她的《女勇士》还被节选为中学和大学的教材。台湾学者冯品佳在论述汤亭亭的贡献时，把她与美国黑人女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相提并论，说她俩“塑造亚裔和非裔身份的作品对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研究、美国文学史和美国史作出了重大贡献。”

记者比科·莱尔（Pico Lyer）在题为《谭恩美的第二次胜利》的一篇报道中，称谭恩美（Amy Tan, 1952—）的第二本小说《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 1991）是她创作生涯的第二次胜利，而认为她的第一本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征服了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称她是突然成名的文学新星。她的第三部小说是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三个月的《通灵女孩》（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1995）。《喜福会》出版的当年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连续保持九个月，首版精装本销售达二十七万五千册！后来由王颖（Wayne Wang）导演的电影《喜福会》几乎使它在美国家喻户晓。1999年4月笔者去瑞典下榻宾馆的第一个夜晚就看到电视里放映英文版《喜福会》。据瑞典一直从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莫娜·珀尔斯教授讲，谭恩美在瑞典读者中的知名度比汤亭亭高，因为瑞典译者对谭恩美的小说感兴趣，而且译笔属上乘，因而影响了瑞典评论家的评价。她说：“瑞典评论家们（多数是

Pin-chia Feng, *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by Toni Morrison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 A Postmodern Reading*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8), pp. 1—2.

见美国《时代》周刊，1991年6月3日，第67页。

女评论家)一开始就高度评价谭恩美的《喜福会》。该小说受到的好评之多之长超过了一般对一个作家处女作的评论。” 珀尔斯在1998年对汤亭亭的访谈录里透露说,汤亭亭承认谭恩美比她拥有更多的普通读者,但也意识到自己在学术界有更牢固的地位。为了说明她与谭恩美的区别,汤亭亭用托尼·莫里森与艾丽斯·沃克之间的差异为例进行比较:前者在学术地位上高,而后者在普通读者之中的名气大。李健孙在谈到谭恩美对华美文学所起的作用时说:“美国出版业对新华裔美国作家的兴趣,一般地讲,当然要归功于汤亭亭;特殊地讲,要归功于谭恩美。谭恩美神奇的作品震动了美国社会精神的意识之弦,创造了既有永久历史意义又具有广泛商业成功的一种文学作品。她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发表于1989年,那时我正创作《支那崽》。当我把稿子送到几家出版社竞拍时,美国出版工业正渴求‘另一个谭恩美’。”

《喜福会》描写1949年以前移居美国的四个华人家庭母女间的代沟,其中以吴金妹与生在美国的女儿的矛盾与误解以及她在抗日战争时期逃难的种种悲惨而奇特的遭遇最动人心弦。谭恩美的家史与此故事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当她把家史投射到故事的叙述、揭示女主人公的感伤、痛苦与反思时,她的运笔便游刃有余,笔调也显得从容而舒缓,且具有浓郁的抒情味。可是,当她试图挖掘故事所蕴含的社会和历史意义时,她似乎显得局促,深度不够,更谈不上有赵健秀那种敏锐的种族觉悟,这个弱点连瑞典评论家

Mona Pers, *Outside the Mainstream: Essays o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Vasteras: Malardale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73.

ibid., p. 136.

见笔者访谈录《“我同时是一个中国人”——李健孙访谈录》,载《文艺报》第4反,2002年8月13日。

也看出来。莫娜·珀尔斯说，瑞典评论家一致认为，《喜福会》的主题是移民以及母女紧张关系引起的疏离感，谁也看不出小说着重反映种族偏见引起的问题。《灶神娘娘》也有类似的情况。

比谭恩美年龄稍大但比她出道晚两年的李健孙（Gus Lee, 1947—）也是一炮走红。他的处女作《支那崽》（China Boy, 1991）首版印数七万五千册，预支稿费十万美元。他又把它改编为电视剧，1999年上半年刚刚完成，他似乎也用《喜福会》扩大知名度的方法，使它在更大范围流行。谭恩美对《支那崽》评价颇高，认为这部小说是美国文学中的一个新声，难以置信的圆润，紧抓读者的心不放，而黄哲伦则认为它是亚裔美国男子真正的强音，填补了美国文学中长期被忽视的空白。有的评论家还认为，李健孙生动地描写了文化冲突，在素材运用和风格上近似于汤亭亭。这是一部感人的家世小说，故事叙述者及其一家经历与作者本人及其一家的经历基本相同。他的第二部畅销小说《荣誉与责任》（Honor and Duty, 1994）也是一部自传性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青年时代痛苦的冒险经历。这两部小说的价值在于它们不但揭示了无法避免的代沟，而且提出了处于强势地位的白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裔进行白化以及少数族裔反白化的重大社会问题。

表明李健孙寻求新突破的是他的第三本小说《老虎尾巴》（Tiger's Tail, 1996）。故事发生在1974年的韩国，主人公是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华裔青年律师康胡清。他作为军法检查官的助手，秘密受命去朝鲜非军事区营救一位失踪的美军军官，调查一位美军上校指挥官的征兵受贿案。该小说虽有作者的某些自传成分